

星期文库

“走在皖南山水间”之五

无梦到徽州

张景云

当我来到皖南徽州古城,望着眼前高大城楼上的“徽州”二字时,感到颇为亲切,好像常在梦中相见。忽然想起汤显祖“一生痴绝处,无梦到徽州”的诗句——这句诗常被后人误读为他对徽州的向往,实则是汤显祖在穷困潦倒之际,婉拒友人劝他前往富庶徽州依附徽商的提议,以诗明志:我连做梦都从未动过去徽州钻营求财的念头。年轻时曾到过这里的我,后来无数次梦见过徽州古城,只是醒来后觉得梦太轻了,载不动这座古城积淀了千年的分量……

徽州古城与丽江、阆中、平遥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。走进古城,仿佛一步跨入岁月的深处,浮躁的气息渐渐褪去,周围弥漫着沉淀了千年的静气,我在白墙黛瓦中寻找着曾经的记忆。

穿过“徽园”高大的牌坊,前面就是徽州古城的地标建筑——许国石坊。它矗立在古城最热闹的街心,八根粗壮的石柱顶天立地,上面的龙凤浮雕刚劲圆润,每一刀仿佛都刻进历史的肌理,它不仅是功名的象征,也是明代石雕技艺的巅峰。四百多年的风雨,把青色的茶园石磨得温润,石狮子蹲在柱石上,神态依然灵动。来往的游人从坊下穿过,许多人停下拍照。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,这么一座被称为“东方凯旋门”的建筑,就这样看似随意地立在这里,素面朝夭,不设围栏。当地人说,这再平常不过。可对于远道而来的我而言,这种“平常”,恰恰是最不寻常的……

从石坊折进小巷,喧嚣像被一道无形的帘子隔在身后。青石板路,被经年的脚步磨得发亮,两侧白墙高高耸起,马头墙层层叠叠地错落着,把蓝色的天空切割成窄窄的一条。墙面上的苔痕有些斑驳,藤蔓攀附着向上生长。有户人家的门半掩着,我停下来看了一眼,院子里晾晒着蓝布衣裳,天井里一盆兰花正开着。我这才意识到,自己一直在用景点的眼光打量这座城,可对于居住此地的人来说,这就是他们的日子。那些高墙深宅,曾经是徽商巨富的宅邸,当年他们从这里启程,沿着新安江扬帆远去,闯荡天下。繁华落尽之后,宅子还在,巷子还在,住在这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。砖雕门楼上的花纹被风雨侵蚀去了棱角,井里的水却还清着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烟火。

在古城里走了半天,恍惚走了很远,又好像哪儿都没去。那些锃亮的石头、斑驳的古城墙、幽深的巷子,它们还在原地,几百年如一日看着人来人往。我们这些过客的感慨,对它们而言,不过是一阵穿堂而过的风罢了。夕阳西下,暮色从天边漫上来,我一步一回头离开徽州城。我想往后还会与这座古城重逢,也许我会再来,也许会在梦中……

明月千秋寄相思

刘明礼

比单纯的思念更深了一层。既然分离不可避免,那就让我们望着同一个月亮,把彼此的祝福藏在清辉里。

杜甫写月亮的时候,身边没有亲人。他于安史之乱中流落秦州,听见边塞的戍鼓,看见孤雁南飞,又逢白露时节,那个秋夜格外清冷。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这“月是故乡明”五个字,当是主观的判断。难道异乡的月亮真的不如故乡圆吗?自然不是。只是人到困苦之时,故乡便成了唯一的寄托,连那里的月光都格外皎洁起来。后头两句更见沉痛:“有弟皆分散,无家问死生。”弟兄们各自飘零,连家都没有了,想问一声生死都无处可问。杜甫的明月浸着泪水,它照亮的不是团圆而是离散,不是温暖而是孤独。

王建的中秋夜,写得含蓄而空灵。“中庭地白树栖鸦,冷露无声湿桂花。”月光把庭院照成一片白地,乌鸦栖在树上,露水悄悄打湿了桂花。这画面已经够清冷,可诗人偏要再推一层: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普天之下的人都望着这轮明月,

那千丝万缕的秋思,到底会落在谁的窗前呢?王建的高明在于,他不说自己在想家,只用一个“落”字,把秋思写得像落叶一样轻盈又不可捉摸。那思念仿佛不是从心里生出来的,而是月光自己洒下来的,落在谁家便是谁的,谁也躲不过。

张若虚的月亮,则站在了更高的地方看人间。《春江花月夜》里,春江潮水与海上明月一同涌来,滟滟波光绵延千里,每一道水波里都荡漾着月光。他提出两个千古之问:“江畔何人初见月?江月何年初照人?”把个人的相思骤然放大到宇宙的尺度。是啊,我们今夜望见的这轮月亮,也曾照见过千年前的古人;我们今日的离愁别恨,也曾无数个前夜里被无数人反复咀嚼。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一代代人过去了,月亮还是那个月亮,它见过太多的相聚与分离,却从不言语,只是静静地照着,照着你,也照着我,照着所有望月的人。

月亮无言,却承载了人间所有的倾诉。历代那些伟大的诗人,在同一道清辉的笼罩下,把心中那根最柔软的弦轻轻拨响。千年后的今夜,当我们抬起头,看见那轮依旧明亮的月亮,那些闪光的诗句,总是像留声机一样,一首一首,一遍一遍,在耳畔回响。



●百草园

相聚中秋

郝延鹏

月满中秋夜,
相聚共良宵。

月一秋,人一秋。千里清辉各自愁,西风独倚楼。

江水流,岁水流。望断天涯无尽头,此心何处收。

月亮缓缓升起,先是贴在远山的轮廓上,像一枚被谁轻轻搁置的玉璧;而后缓缓攀上中天,把清辉泻进千家万户的窗棂。千百年来,它静静地悬着,静观世间悲欢离合,尽载人间相思别绪。那些说不出的挂念、寄不出的家书、盼不到的归期,也被诗人托付给了它。一轮明月,那么远,又那么近;那么冷,又那么暖。

张九龄的月光,是从大海上升起来的。他在一个望月的夜晚,写下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。这起笔,便是不凡的气象。茫茫海面托起一轮圆月,天地之间顿时有了灵魂。他想念远方的亲人,可隔着千山万水,连叹息都送不过去。于是他吹灭了烛火,披衣走到阶前,看月光盈满庭院,那清辉仿佛可以掬在手中相赠。然而月光虽满,却终究“不堪盈手赠”,只好回到梦中,期待那里能与思念的人相逢。“天涯共此时”五个字,把千百年离人的心声一语道尽:我们虽隔着山隔着海,可头顶是同一轮月亮,这便是最大的安慰。

李白送别友人的那个春天,杨花落尽,子规啼血。他听说王昌龄被贬到遥远的龙标,心中百般愁绪无从寄托,便抬头望见了月亮。“我寄愁心与明月,随君直到夜郎西。”这是何等奇绝的想象!愁心本是无形的情绪,明月本是冰冷的星体,可李白偏偏要把自己的牵挂系在月轮之上,让它追随友人穿越千山万水。那明月便不再只是明月,而成了一封不盖章的信、一只不肯落下的鸟,一路照拂着远行的人。读到这里,忽然觉得李白的浪漫是骨子里的,他把最深的悲愁都写得那么轻盈、那么浩荡,仿佛人间所有的离别,月光都能替我们走一程。

苏轼在密州的那个中秋,喝得酩酊大醉,对着明月问出一连串天真的问题: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”他想到天上的宫阙,想到乘风归去的缥缈,最终却落回人间:“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。”月光转过朱红色的楼阁,低低地照进雕花的窗子,照着那个无眠的他。按理说,月圆人不圆,该是满腹惆怅才对,可苏轼偏偏在词的最后翻出一层新意: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他接受了不圆满,转而从“共婵娟”来弥合距离。这份豁达,

《红楼梦》第八十回中,宝玉在天齐庙问王道士:“可有贴女人的妒病方子?”道士王一贴笑道:“倒有一种汤药——疗妒汤:极好的秋梨一个,二钱冰糖,一钱陈皮,水三碗,梨熟为度,每日清早吃一个,吃来吃去就好了。”宝玉疑之,道士却道:“一剂不效吃十剂,今日不效明日再吃,今年不效吃到明年。吃过一百岁,人横竖是要死的,死了还妒什么?那时就见效了。”

这看似一句戏言,却藏着极深的智慧。嫉妒,何尝不是一种心病?它生于比较,长于不甘,盛于执念。见他人得意,便觉自身受损;见他人圆满,便怨命运不公。可这情绪,如秋后燥火,越扑

越旺,唯有以“润”克之,以“久”化之。

这汤药真正疗妒的关键,是在“吃来吃去”这四个字上。道士说法看似荒诞,实则点破天机:世间多少执念,并非被战胜,而是被时间冲淡。年轻

疗妒汤无奇

三希堂

时为一句闲话耿耿于怀,中年后回首,竟不知当时为何动怒;曾经嫉妒他人拥有的,终在岁月中明白: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,不必追赶,更无需比较。

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隐喻?我

们总想速效解忧,却忘了真正的疗愈,往往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。读一本书,走一段路,守一份情——皆如煮梨熬汤,不求立效,但求不息。

宝玉听完这番话,初时只觉荒诞可笑,可转念一想,竟默默无语。他想起大观园里那些为情所困、为妒所伤的女子。或许他已明白,这世间最难的,不是求一剂药,而是修一颗心。

“疗妒”说到底,不是消灭情绪,而是学会与它共处;不是要战胜他人,而是为了放过自己。

疗妒汤无奇,奇在人心。若能日日持守,以清克燥,以久化执,纵无仙方,亦得康宁。